

克里姆林宫的 狼

〔美〕 斯图亚特·卡冈 著

刘斌 译 闻一 校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卷 头 语

大概我的某些家庭成员不会喜欢书中所写的内容，但是不管多么不愉快，本书所写的却都是实情。很多抱定宗旨追寻自己出身根源的人们，总是期望找到身居高位的亲戚，至少要找到能治疗可怕疾病方法的专家，或是捍卫和平的政治家。虽然在我的家庭中有不少的好人，其中不乏循规蹈矩的商人和出色的考察家。然而，我们家庭的首领，高居于其他人之上的这位亲戚，婉转地说却是个魔鬼。一个旨在反对自己的人民，葬送了百万计无辜者的魔鬼。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要证明，这个人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为什么能在那样的时代活下来，以及他为什么能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要确定这些行为后面所隐藏的一切。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的同胞们称之为“自我仇恨的犹太人”这样一个典型。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拉·莫·卡冈诺维奇，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本书写过这个人，甚至出版社也没出版过任何关于他的札记，他生身之国的新闻界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对他默无一言。

此外，有一点具有非常重要（可能是最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本书的基本材料都是用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自己的话写成的。

我希望本书能为把以前写过的关于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相矛盾的文章结合起来提供一种可能。同时，我认为这本书将为那些准备研究他掌权年代的人们提供材料。我不能透露消息的来源，但本书主人公，至今仍然活着的这个人却不在此列。根据现行的苏

联法律，苏联公民不能向外国人“提供情报”。因此，任何这一类的情报，甚至机密的情报被泄露都是犯罪。然而，依我看，应该将这种“罪恶的情报”公诸于世。

宣誓的书面证词

杰克·卡冈宣誓作证如下：

1. 我是《克里姆林宫的狼》一书作者斯图亚特·卡冈的父亲。
2. 本书所收进的大部分材料，是在和两个人谈话的基础上写成的。一人是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本书主人公；另一人是莫利斯·列维克·卡冈诺维奇，拉扎尔的堂兄和童年时的朋友。
3. 莫利斯·卡冈诺维奇所提供的资料是在1958年至1976年期间的谈话中得到的。谈话是在纽约、费城进行的。他们讲的是英语。
4.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所提供的资料是1981年9月23日在莫斯科伏龙芝滨河大道他的私宅里取得的，当时进行的是个人会晤。我们没被允许拍照或是录音。谈话是用意第绪语*进行的。
5. 是我陪伴我的儿子斯图亚特·卡冈去莫斯科与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见面的。《费城公报》和《展览者》周刊报道了我们的这次旅行。

作者的话

我已记不起这本书写了多少年了。书中所收进的资料是由许多人提供的。因此，仅仅列举其中的某些人实在是不公正的。毫无疑问，最值得表示感谢的是那些竭尽全力帮助收集资料的人们。

* 意第绪语是现代犹太人使用的语言。——译者注

不过，当这本书即将问世时，不提那些为这本书的出版做了那么多事情的具体人士同样也是不公正的。

第一，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我的父亲杰克·卡冈，他陪我去苏联。尽管他多次警告过我做这样的旅行不宜，但他对我的所有新举动仍然给予了支持。他不断地、胸有成竹地给我鼓劲。他的意第绪语讲得那么出色，真是要感谢上帝。在他的词汇里，就像在我的词汇中那样，没有“我不能做”这个词。

其次，我该感谢加里森·索尔兹伯里，他给予我的教诲在专业上是最高水平和准确无误的。他说：“你来写书吧。不要只去堆砌材料，而要写那些该写的东西，写那些应该讲出来的事件。总有人会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并且会相信这么做的全部重要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是对的。我去见“威廉·莫罗伊”出版社社长布留斯·李，他也相信这个出版物的重要性。我对他恭敬如仪。这是个行家，一个引人好感的社长。

除此之外，应该提及格莱丝·波尔克，她事无巨细，亲自张罗，对此我很感激。为寻找资料，她翻遍了各种剪报和书籍（她精通多种语言），提供了不少补充资料。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亲爱的妻子，我的宝贝尼拉。当我在打字机上工作时，她总是在旁边照看着，在铺满了手稿、纸张、书籍的房间里艰难地挪步，但从来也没说过：“够了！”

我受恩于所有这些人，但也多亏我自己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依我所见，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才得以使这本书见到天日。

DP95/37

目 录

卷头语.....	(1)
引言：认亲.....	(1)
序幕：斯大林临终之夜.....	(10)
第一章 从卡巴内走出的犹太人.....	(14)
一 小城卡巴内.....	(14)
二 哥萨克人的洗劫.....	(24)
三 初见托洛茨基.....	(29)
四 一个布尔什维克离乡觅新路.....	(41)
第二章 从基辅到莫斯科.....	(47)
一 神秘的鞋匠.....	(47)
二 到北方去，到首都去.....	(68)
三 克里姆林宫的红墙.....	(75)
四 兄妹重逢.....	(80)
第三章 进入克里姆林宫.....	(87)
一 南下塔什干初露才华.....	(87)
二 第一次见列宁.....	(92)
三 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	(102)
四 斯大林面授机宜.....	(114)
五 阻止克鲁普斯卡娅公布列宁“遗嘱”.....	(128)
第四章 首都的刽子手.....	(136)
一 主宰克格勃.....	(136)
二 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	(143)
三 扫除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151)

四	斯大林给他别上了一枚“列宁勋章”	(160)
五	米哈伊尔去美国	(167)
六	大战前夜	(179)
第五章	为斯大林活着	(183)
一	斯大林赢得了战争	(183)
二	逼亲兄弟自杀	(207)
三	“犹太人”清洗犹太人	(220)
四	克里姆林宫的“狼”	(235)
第六章	只差一步登极位	(246)
一	斯大林中风(1953年3月5日)	(246)
二	敏感的葬礼排位	(257)
三	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	(264)
四	别了，赫鲁晓夫	(281)
尾 声	往事如烟	(288)
	 作者后记	 (294)
	附录 斯图亚特·卡冈档案中的部分材料	(296)
	本书主要人物表	(299)
	跋：斯大林最信任的最后一个犹太人	(300)

引言：

认 亲

即使在日落之后，莫斯科看起来依然是个灰棕色的庞然大物。那些硕大的石头建筑一点也不优美，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似乎把阳光都吸收进去了。

我从来都无法理解这座城市。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清洁、最古老和管理得很好的城市之一。我在世界各地许多类似的城市中生活过，纽约总是那么情绪昂扬；而罗马洋溢着快乐，到处是笑声，并且这个城市的居民善于使人们相信，什么坏事也不会发生；在东京，1100 万人思想和行动起来就像是一个人。

莫斯科和这些城市不一样。表面看去安详、冷淡、漠不关心、毫不动摇，然而其内部却在发生着随时可能会爆炸的可怕的动荡。

我从莫斯科饭店的窗户向外望去，只见一名士兵正向地铁方向走去。决定性的时刻正在临近。该开始行动了。经过 5 年的准备，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我应该证明我学会了什么并且准备去做什么。

我又一次检查了地址。这些年来自从得到这个地址，它就印在了我的记忆里。5 年来我一直保存着它。

我把写有地址的纸条撕成碎片，扔进厕所，再次环顾了一下。没有带像机，没有带录音机，也没有带笔记本，手上只有一本标

着发音的英俄—俄英普通字典。这就够了，这应该够用了。

我朝地铁方向走去。地铁是莫斯科人的骄傲：洁净得发亮的地铁站里，那不锈钢的圆柱、花岗岩的墙壁、镶嵌着马赛克的天花板和无数的塑像都使人联想到博物馆。同时，地铁管理有效，票价低廉，人人可以乘坐。

我登上了急速下降的电梯，在 60 秒的时间内它把我送到了 200 米深的地下。我想起 5 年前报纸上的一条简讯，那上面说他还活着。我暗自笑了，这个老家伙比任何人都活得长。也许，都快 90 岁的人了，还精神饱满吧。在我 47 年的人生中，我经常听到他的事情。我对这些情景记得一清二楚，谈论他时总是窃窃私语，是在大家吃饭、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似乎我们尽力降低他的作用，把他看成是只适合在餐桌上来谈论的一个人，而在别处他则是有害无益的。

然而，我不能忘掉并轻易地摆脱他。自从我改变姓氏的那一刻起，我的兴趣，说得确切一些，我全神贯注地就是要认识我们家庭的这一支亲属，而且这个愿望与日俱增。归根到底，有多少家庭中能有一个叔叔在一个最大的国家内掌权达 40 年之久？有多少人能有个成为一个国家专制者左膀右臂的亲叔叔？在多少人中能够找到一个做了专制者妻子的姑姑，而另一位叔叔又是专制者手下的航空部长？

尽管萝扎和米哈伊尔是重要人物，但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却占据着重要位置。他是斯大林的最亲密的追随者、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创建了无所不在的安全部队（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克格勃），亲自监督猖獗于俄国 30 至 40 年代的大清洗，给犹太人带来的限制和移民限额超过所有人。也正是这个人使赫鲁晓夫掌了权，正是他领导建设了以他的名字命名 20 年之久的富有

* 作者有误。他把苏联最高立法机构的名称写错了。除此之外，卡冈诺维奇从未当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原编者注

神奇色彩的地铁，正是他成了反犹太者，并成为高官阶层中唯一的一名犹太人。这就是我要去见的那个人。

“拉扎尔叔叔”，我们家的人都这样称呼他。现在，当我在“卡卢加半径”地铁站走进车厢时，他离我的距离只有半小时的路程。

我确信，大多数研究自己家谱的人都在寻找亲王和王妃、国王和王后，或是伟大的世界缔造者。而我却要和一个曾在克里姆林宫里呆过的“最残忍的人”（赫鲁晓夫这样称他）见面。我去的目的是为了写他，揭穿他。

我必须知道更多的东西。我想弄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只有在这之后我才能真正地写出这本书。

我花了几乎毕生的时间去调查研究他的“功绩”，以及他的兄弟姐妹所走过的道路。我读了很多东西，并且在这所或那所学院中听过著名的政治学家们的讲座。从这份或那份史料中获取过片断的资料。一个著名作者说，拉扎尔是这么一个家族的人，而另一个作者却持有异议。然而，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即无论何时，没有任何人能确切地知道，在列宁逝世后的那些急剧动荡的日子里，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在没有变成现代化的超级大国之前便勉强地、步履蹒跚地向工业革命推进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拥有的是第一手资料，我对俄国历史上这段富有浪漫色彩，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声誉鹊起的时期有了一个概念。利用这一切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我思绪万千，但我该集中精力回到最初的计划上来。我知道在这个国家该如何行事。我得出了结论，只有俄国人才了解俄国。我知道没有任何人监视我，对此我很有把握。总而言之，在不合逻辑地行动时有一种检验的办法。不合逻辑——这就是俄国逻辑的源泉。

我径直坐在车厢里，不东张西望，不慌里慌张，不去翻找塞在口袋里的纸条，也不去仔细研究墙上的地铁线路图，更不想把

自己装扮成另一个人。相反，我打起盹来。列车向前疾驰，我数着站数。每到一站我就睁开眼，为的是看一下谁下车了，谁上车了，并记住我周围的人。我又打起盹来。总之，任何搞间谍工作的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做。我在脑海中给所有上下车的人做了记号。上下车的人数逐站增多。现在我处于观察的位置。

在“基洛夫”车站，我从悄然无声站着的人群中挤出来，等沿“红线”^{*}运行的列车。我又向四周环顾了一番，努力在心里记住站在我旁边的那些人。乘电梯时，我回头望了望，看有没有人跟踪。只有两个下车的乘客和我去往同一个方向：一个是个子不高的肥胖女人，鼻子上长着个大脓包，另一个是戴着像棋盘一样黑白格帽子的男人。毫无疑问，女人是去买东西，她的网兜已经装上了一半食品。男人像个建筑工人，身上的白色工作服上满是污点。不，他们根本不像电影中出现的那些穿风衣的间谍。

我在车厢里坐下。第七站到了。这是“伏龙芝车站”，我该下车了。走出地铁，我拐了个弯，穿过莫斯科河畔的小花园。这是市内一个安静的地方。滨河大道上茂密的树林和对面高大的奶油色大楼交相辉映，这情景使我联想起纽约滨河大道上那些漂亮的高楼大厦。

我坐在长椅上，眺望着莫斯科河。如果有人跟踪我，那他应该接近我，或是在一旁监视我。我朝左边看，又朝右边望了望，旁边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等了10分钟，我站起身朝50号楼走去。下面的“半个障碍”就是看门人了。看门人通常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国家雇用她们坐在大楼内的休息室里，观察进进出出的人们。我知道，如果她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应该快点通过，否则就会遭到盘问。

穿着旧高领毛衫的上岁数女人正坐在桌旁读杂志。我推开门，她抬起了头。我点点头，说了声“您早”，便快步走上我身前的楼

* “红线”是指地图上标明的线路。——原编者注

梯。电梯就在左边，但我不会使用。如果我表现出丝毫的迟钝，就会引起怀疑，引来一连串的盘问：你是谁？你要找谁？

我在徐徐上升。我不能着急，也不能朝后张望，要装出我清楚地知道往哪儿去的样子。电梯上到一楼时，我看了看下面，看门人还在埋头读杂志。又上了5层，我终于看到了那扇门，我感到心跳加速。384，这个门牌号像盖住了整扇门，在盯着看我。我又回过头去，必须预先把一切都想到。门铃声可能会引起邻居的注意，但轻轻地敲门，住在这儿的老人怕是听不见。真见鬼！我决定去按门铃，一声短促而刺耳的铃声。这是星期三早上10点钟，谁会在家呢？男人和女人们去上班，孩子们去上学，只有老人和病人会呆在家里。实践证明，他们不会带来任何危险。

寂静。我等了等，数到10又按了一次门铃，我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我觉得这像个20岁的人走路的声音。这怎么可能？难道是我认错了门？

有个人走到门口。我长长地出了口气，听到一个刺耳、挑战的噪音：

“什么事？”

我得用二三秒钟来集中思想。我立即用事先准备好的话回答说：

“我是您侄子，美国人。您从美国来的侄子。”

那个噪音又响起来：

“我没有什么侄子！”

我反驳道：“不，不，我是您侄子，我是您侄子！”

又是一阵沉默。我喘了口气。

“请您开门吧！”我小心地，“请开开门吧！”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沃斯 佐格特 伊尔？”

另一种语言。真见鬼！他讲的是意第绪语。这当然是他了，除了他，还有谁能像这样讲呢？我马上回答：“伊赫 别特 季赫……奥夫恩，奥夫恩……请您开门吧……”

我又深深吸了口气。我听到了开锁的声音。我数着：1，2，3，4，门打开了一条缝，一根沉重的链子使门只打开了几厘米。门后是一片黑暗，他能看见我，而我却看不见他，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站在那儿观察，这是没什么可惊奇的。

又传来他的声音：“您说什么？”

我努力（尽我的知识所能）用尽可能正确的俄语来讲话，再加上一些意第绪语的词汇：“我从美国来，我是莫利斯家的人。请让我进去吧，求求您了！”

我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门关上了，他把我锁在了外面。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等一等，等一等，我是唯一能跟您谈谈的亲戚！您为什么拒绝我，像这些年来拒绝您其他亲属那样？您甚至拒绝会见莫利斯和列维克叔叔。真见鬼，您为什么要拒绝我？为什么不想见我？”

我感到泪水夺眶而出。寂静。接着是金属碰撞的铿锵声。他摘下了链子。我闭上了双眼，感觉到了门把手在旋转。在这扇宽大的木门后面有无数故事、可以研究的岁月和问题的全部答案。门打开了，我感觉到了。光线变了，吹来一股微风。我屏住呼吸，慢慢地睁开眼睛。我端详着，看到了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人，一张厚实的脸。他脑袋的两侧头发浓密斑白，留着大把的灰白胡子，一对深棕色的眸子离得好远。这就是我年近90岁的叔叔。他和60年前的那个拉里是多么相似啊。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瞧。

我喃喃地说：“拉扎尔叔叔……”

他点了点头。

我终于和这只狼单独地待在一起了。门开大了些，这时可以看清他那魁梧的身躯了。他什么也没说，就算是邀请了。我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了住房，我用眼角瞥了一下，左边是普尔曼式小厨房。

房间里有些暗，但我看见了对面墙上的窗户，它朝向院子。树

木高耸，树冠遮住了窗户。我猛回头，意识到他依然站在门口，在看着我。

屋里摆着一套用深色木头制作的老式家具，显得笨重。一只长沙发加上了绿套，旁边是两个带扶手的咖啡色圈椅。扶手上铺着方巾，椅背上放着靠垫。不用说，这一切出于女人之手。

“这是迈娅做的，”他回答说，“她每周来看我一次，打扫房间，带蔬菜来。她非常好，我真诚地爱她。”

迈娅是他的女儿。

离我最近的墙边是一排书架。上面放着许多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它们展示着拉扎尔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还有他的战友的像片，其中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如果我不知道，我会以为是待在斯大林的住宅里。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照片上：列维克叔叔和莫利斯站在莫利斯在费城的时装店旁。这该是50年前拍的那张照片了。我想用手摸摸，但听到一声“别动”，就赶紧缩了回来。

我从衣袋里掏出封信递给了他，一句话也没说。他已经进了屋，站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他的在场令人感到压抑。房间不大。他已经谈不上是强壮有力，也不再是有限权威的人，但却仍然使人觉得他一个人就占满了整个房间。

他拿起信封，朝稍亮的窗户走去。他没戴眼镜。他仔细地研究信的内容。我事先带上了我们家的照片，很多照片上都有我，这些照片应该是我的身份证明。

与列维克和莫利斯叔叔合拍的一张照片和柜子里的那张相同。过了一会儿，他朝我点点头，在一个咖啡色的圈椅上坐了下来。他依然没有让我坐下。我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了一包带葡萄干的甜点心，这是我从饭店的“小白桦”商店里买来的。他双眉一扬，终于示意我坐下。他还没有完全信任我，所以在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然后再对着照片看。

时间在流逝。我开始看放在近旁小桌子上的表，似乎这个表的嘀嗒声超过了我听过的所有表的响声。这块表毫无怜悯之心。我

寻找到这个人时的那种激动已变成了焦躁和不安，如果他想用这种办法达到目的，他会成功的。我感到小小的房间变得越来越狭小了。屋里很热，我口干舌燥。我在思考还该说些什么呢，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刺耳的声音又响起来，但我听到的话却对我毫无帮助。

“为什么？”他问。

只有一个词。他在等着。

要是在美国，我会回答说：“为什么不”。但我清楚，这样的回答是冒失的。我应该举出有分量的理由，并要特别强调一个“善”字。假如我说是为了写书，他会把我轰到街上去。除此之外，还会有克格勃人员出现在我的左右。我应该事先考虑好，可我当时却总是拿不定主意，到底该说些什么呢，不过，临了我还是说了：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这个”，我指着 he 手里的那堆照片说，“我一生中听说过许多事，我想和您见面，想更多地了解我的祖父和曾祖父，我为这个家庭感到骄傲，我想要见见它的所有成员。我读过很多关于您的书，于是想见到您。”我说得口干舌燥。

“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他说。这不是提问，而是对事实的确认。

“是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我承认。“我想去卡巴纳，去看看我的亲人们出生的地方，我要知道……”我打住了，笑了笑。“拉扎尔叔叔，我要知道布巴是怎么做出这个美妙的东西的，”我提起一道从小就记得的菜肴。

拉扎尔叔叔头向后一仰，大笑起来。似乎那扇早已关闭的记忆之门打开了。老家伙触及到了某种极为熟悉的东西，就像是碰到了一份热气腾腾的肉菜。我感觉出他想说些什么。会再有机会聊天吗？如果迈娅每星期只来一次，那在其余的时间里他还能跟谁谈谈呢？可能我是在需要的时间、需要的地点出现了。这大概就是我非常相信的机会或者叫运气吧。如果他开口，我就能让他

的思绪跟我走。只要他能开口。

“做这道菜的法子的确是个秘密，”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秘密。至于说到我，我不反对喝一杯浓茶。您是不会把这种开胃的甜点心拿回去的吧？”

我立刻站起身，但他让我坐下。他自己照顾自己。他起身朝普尔曼式的厨房走去，边走边打量我。

“我们先就着甜点心喝茶，然后你再把照片上的人给我说说，怎么样？”他停住话，看着我的眼睛。

“遵命，先生，”我答道。

“好，那就先喝茶。”

他转身离开了我。我闭上双眼，把头靠在圈椅的靠背上，再也不去看表了。总之，我们就要谈起来了。我们将用这些照片来恢复他一生的经历。现在我已经不热，反倒感觉发冷，真想喝杯热茶。我已经知道，在离开这所房子前，我会喝很多杯茶。我看着那些照片。最早期的那些事情能够回忆得起来吗？我把照片顺序摆开，从容地等着甜点和茶水。我已经准备好了。

序幕：

斯大林临终之夜

1953年3月5日。

阿尔巴特大街是莫斯科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它起自阿尔巴特广场，在那里和风格雅致的加里宁大街相交，伸展至斯摩棱斯克广场，通向莫斯科河。以前，阿尔巴特就是莫斯科主要的商业大街，而现在，这通衢大街的一些地段宽至30米，商店、影剧院、餐厅鳞次栉比，人群川流不息。巨大的字母“M”从远处清晰可见，它标志着这个人所皆知的地铁入口处。旗帜口号和标语比比皆是。常常看到的口号是：“光荣属于苏联共产党！”

巨大的人流你拥我挤，但只要他们在街上闲逛，他们就会遵守一种神秘的礼节。但是，很安静，嘈杂声不很大。男人们基本上穿黑西服上衣，女人们穿深色的连衣裙。每人手里都拿着网兜，随时准备在商店里排上长队，把能搞到手的东西带回家去。

所有这一切司空见惯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只是有时从阿尔巴特广场的另一头传来一种信号。一种奇特的信号。是一种轻微的吱吱声。俄国人很熟悉这种信号，但外国人却从来也听不到。有时这信号轻得只有狗才能听得见。当这种声音传来的时候，阿尔巴特大街便迅即改变面貌。所有的汽车立即停止行驶，所有的信号灯都亮起了红灯，这个连锁反应一直延伸到莫扎伊斯克。与

此同时，商店纷纷关张，关门声砰砰作响，家家的窗户也一扇扇关起来，似乎居民们不想成为在街上发生的事件的见证人。人们迅速地躲进还没关上的商店里、门洞里，藏进小巷或者任何不被人发现的地方。转眼之间，警察（给人的印象有上千名警察）代替了刚才的行人，像是从地缝中钻出来的一样。他们分散列队，一部分人封锁路口，另一部分人组成包围圈，有的监视楼房，有的监视街道，秩序井然，各司其职。阿尔巴特大街的生活一下子凝固住了，出现了一种几乎不自然的寂静。

开始是喧闹声、发动机的轰鸣声，而最后它们出现了。5辆功率强大的黑色的“海鸥”^{*}牌轿车，一辆紧挨一辆地从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基钟塔鱼贯驶出，轿车加大油门，从阿尔巴特大街驶过。谁要敢看看轿车的话，车前灯会照瞎你的眼睛。这不是任何一种俄国车上常见的那种白色车灯。轿车上装的是黄车前灯，这种黄光能驱散人群。响起了尖厉的信号声，司机们踩住了加速器的踏板。所有的轿车都用装甲钢制成，配备着防弹玻璃。它们外表完全一样，不可能将这辆车和那辆车区分开来。

当它们在大街上高速疾驰时，玩起了事先想好的游戏——互换位置，互相赶超。从克里姆林宫到昆采沃别墅要行驶12英里。国家安全部的4000名特工人员保卫着某一个人。他们试图看一眼斯大林。可是他们能看见什么呢？后窗的窗帘都挂上了，只有一辆车里坐着个乘客，但他却不是斯大林。

缩在座位上的是个矮壮的人，他秃顶，大胡子上已现了斑白。他双手数着念珠，目光径直盯着前面的某个地方。他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晚8点在他三楼的办公室里响起电话铃声时，他就马上明白了这一切。

同样的电话铃声也把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从家里呼叫了出来。在夜晚时间呼叫这些人不是什么稀奇事。斯

* 作者有误。当时使用的是“吉斯110”轿车，而不是“海鸥”。——原编者注